

# 漫读周末

## 人世间

患有轻度孤独症的李清波在父亲十年如一日的倾心调教下走进音乐世界

# 黑白琴键上的多彩人生



李清波弹奏视频走红的背后是十多年的不懈努力

### ○ 搬运工弹琴,收获7000万点击

矮壮的身材、短胖的手指、黝黑的皮肤,穿着蓝色制服的李清波活脱脱一副工人模样。光看外貌,人们很难将他与钢琴、古典音乐这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

今年40岁的李清波是浙江常山人,在啤酒厂做了5年的搬运工,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当地钢琴厂的一名调律师。在网络平台上,李清波则是弹钢琴的“波波师傅”,粗犷的外表演奏出细腻悠扬的琴音,这种反差感为他带来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在网上流传的一个视频中,李清波穿着标志性的蓝色工人制服,面对镜头憨笑。不

过,当手指触碰到琴键那一刻,汩汩的琴音流淌出来,他身体也随着音乐摇晃,仿若一名演奏家。这条视频的播放量已超过了7000万,有网友留言调侃:“朗朗怎么变胖了?”

为李清波拍摄视频的是钢琴厂的负责人董爱军,她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听到他弹琴时的感受:“饱含感情,打动人心,好像在听音乐会一样”。董爱军告诉记者,李清波会弹琴是偶然被发现的。

作为一名钢琴调律师,李清波需要在钢琴的88个琴键,200多根琴弦和8000多个零部件中调出干净准确的音色,

同时保证琴键的灵活程度和手感。2019年6月的一天午后,李清波完成调律工作后,像往常一样弹起了他最熟悉的乐曲《献给爱丽丝》。在办公室休息的董爱军循着琴声而来,看见李清波“像大师在舞台上表演一样,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董爱军被打动了,她掏出手机,随手录了一段李清波弹琴的视频,发布到网上。她不曾预料到的是,“弹钢琴的大叔”迅速征服了网友们的心。李清波以“波波师傅”的身份火了,在常山当地也成了小有名气的“网红”,走在路上都会有人要求合照。

### ○ “笨小孩”坚持,十年音乐梦

鲜有人知的是,网络上每几分钟的弹琴视频背后,凝结着李清波与父亲怎样的心血。

李清波的父亲李志强是常山县第一批音乐教师,桃李满天下,他曾经希望儿子能够考入大学,子承父业,也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老师。然而,在孩子五六岁的时候,李志强发现,孩子不愿意与人交流,学习能力也很差。他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让他备受打击:孩子患有轻度孤独症。

这个结果让李志强一度消沉,但他迅速调整好了心态:“大学生培养不出来,那就培养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医生告诉李志强,如果孩子目前只是轻度孤独症,但如果放任发展,以后可能会变成抑郁症。李志强决定让孩子学钢琴,通过音乐打开他紧闭的心扉。由此,父子二人在“叮叮咚咚”的琴声里,携手走过了十余年。

教一个孤独症小孩弹琴不

是一件容易事,光是让儿子坐在钢琴前已经让李志强费了好大一番工夫。为了将李清波“骗到”钢琴前,李志强陪他捉迷藏,从山脚下的家一路玩到山上的音乐教室,“玩40分钟,才能换来在钢琴上咚咚敲5分钟”。

慢慢地,李清波对钢琴产生了兴趣,学琴的时间也从5分钟增加到15分钟、半个小时。不过让李志强着急的是,儿子学琴还是太慢了,别人几分钟能学会的一段乐句,李清波需要反复学一天。父子俩耐着性子,一个音一个音地慢慢磨了下去。

在李清波六年级那一年,多年积压的情绪爆发了。这一年,李清波要开始学习连贯弹奏整首曲子,可一首《献给爱丽丝》,反复练习多次还是连十分之一都弹不下来,这让李志强身心俱疲。李清波也开始进入青春叛逆期,“反抗”的情绪日益高涨,不愿学琴。父子二人在琴房里大眼瞪小眼,一天闹下来,只能弹几

分钟,仿佛回到了原点。

李志强不是没有想过放弃,但看到儿子坐在钢琴前零零的身影,他就心软了。“如果我放弃了,儿子生命中唯一的爱好,唯一可能存在的‘远方’就不在了”。

转机出现在一年后,李清波升上初一的那年,李志强决定为手下的艺考考生举办一场校园音乐会,他想到了学琴多年的儿子。听到要登台表演,李清波一下子来劲了,借着这股冲劲,《献给爱丽丝》被啃了下来。

音乐会当天,学校小小的礼堂里挤满了人。李清波一曲奏毕,掌声雷动,大家都没想到李老师的“笨小孩”弹琴竟然如此之好。多年以后回忆当年的情境,李清波仍然笑着说:“真的挺开心的。”那是他人生中的美好时刻。

站在台下的父亲,更是感慨万千——上山去音乐教室的200多级台阶,父子二人风雨无阻地走了十多年,几乎一天不落,“有这一刻,值了!”

### ○ 十年兜兜转转,琴音依旧难忘

高中毕业后,李清波没有考上大学,他去当了两年兵。退伍回家后,父亲鼓励他去考南京艺术学院的进修生。凭借幼时打下的钢琴基本功,以及出色的音准感觉,李清波成功进入南京艺术学院钢琴调律专业学习。

为此,李志强付出了10万元的学费。在当时,这笔钱花光了家里的积蓄,甚至还需欠债。爱人和亲友都对花这笔钱,“大家都劝我,你这么多钱投入进去,小孩又不一定能学出来,何必呢?”但李志强咬咬牙,还是将儿子送进了南艺,他觉得人生的路还长,钱没了可以再赚,儿子受教育的机会,可能仅此一次。

李清波在南艺如鱼得水,这里浓厚的艺术氛围,深深吸引了

他。他参加了武术和合唱社团,还积极参与志愿者活动。常常有名家来南艺举行音乐会,李清波一有空就会去看。李志强告诉记者,读书时每一次音乐会演出的节目单,李清波到现在都还珍藏着。

南艺毕业后,李清波在杭州的钢琴厂干了3年,因为厂里效益不好,他离职回到了故乡常山。常山是个小县城,这里没有琴厂,钢琴调律的技能无用武之地。为了养活自己,李清波穿上了蓝色工人制服,到啤酒厂干了搬运工。

做搬运工的日子很苦。每天凌晨两点,李清波就要起床,到厂房5公里外的县城去回收KTV夜场的啤酒瓶。忙活到天色渐白,简单吃完早饭后,他才开始白天的工作,一直干到下午五点半,这一天的

工作才算结束。

从一个弹琴的人变成收啤酒瓶的搬运工,李清波并未感受到落差,“职业不分高低贵贱,我凭自己的本事吃饭,挺好”。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弹琴的时间少了,周围的工友们也不懂音乐,有时候一个人坐着,他会暗暗鼓励自己:“有机会,我还要做回音乐行业的工作。”

2017年,常山第一家钢琴厂开业,拥有钢琴调律专业技能的李清波如愿加入了琴厂工作。他格外珍惜这一次机会,工作卖力、认真。因为外貌和内向的性格,李清波也会遭遇非议,对此他并不放在心上:“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别人总会尊重我。”兜兜转转近10年,李清波始终难忘悠扬琴音。

### ○ 二十年后,父亲身旁再学琴

如今的李清波,白天在琴厂上班,晚上则在网络平台直播,总有粉丝热情地让“波波师傅”弹一曲。李清波会弹的曲子不多,为了应对一次次的“线上音乐会”,他决定再去跟父亲学琴。

再次坐在钢琴前抚摸琴键,父亲在一旁悉心指导,李清波一瞬间感觉回到了二十年前的那间音乐教室。时过境迁,他再也不用父亲哄着学琴,李清波告诉记者,今年的目标是把《少女的祈祷》这首曲子,完整弹下来。

在网络收获众多的赞扬与认可后,李清波的性格逐渐开朗外向起来。用董爱军的话说,“走路都带着风”。如今每天直播,他也会学着其他主播那样,憨笑着推销自家琴厂的产品。李清波说,他想在琴厂干到老,干到退休。为此,他卖力地工

作、直播,为琴厂辛劳付出。

李志强没事就会看看儿子的直播,他笑着说:“这段时间总弹,波波的琴技进步了不少。”他关注着网友对儿子的评价,也不忘提醒儿子保持清醒,“我告诉你,现在红了,不要别人给你钱你就去直播带货,把音调准才是本分。”

“纵然是凄风苦雨,我也不会离你而去”。一首《共和国之恋》,李志强听了几十年。他告诉记者,这是一首献给祖国的歌,但他总能在里面听到父子情深。每当他感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这首歌就会给他力量。而李清波最爱的一首歌则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太阳不落,人生不落。

父亲弹琴,李清波随着琴音歌唱。岁月如歌,他们未来的路还很长。



# 重塑字魂

羊城晚报记者 李妹妍 实习生 赖慧君 张濛月

## 两个年轻人因街头千篇一律的招牌走上字体设计之路,他们让街头文字绽放出时代光彩

梁佳喜欢寻找大街小巷里的文字,头顶的招牌、街边的告示、墙角的涂鸦……都是他目光流连的对象,“这些字,沉淀着城市的人文历史”。

叶天宇也喜欢凝视街头的文字,每每在街边不起眼的小店里,偶遇自己设计的字体,内心总会泛起淡淡的满足,“你看,即便是小店铺,也有了更多更美的选择”。

中国是文化大国,楷书、草书、隶书、行书……各有风格,各擅其美;可如今走上街头,人们最常看到的只有寥寥几种字体,格式统一、索然无味。

作为“文字游戏”的高级玩家——字体设计师,梁佳和叶天宇想为中国的文字做一些事——梁佳发起了寻找街头文字活动,让越来越多的寻人寻身边文字的美;叶天宇则做起了字库,让更多的人用得便宜且美好的字。让他们引以为傲的是,他们的行动让越来越多街头的文字绽放出时代的光彩。



梁佳

### 一起寻找,街头文字美

留意到城市街头的文字之美,和梁佳的一趟旅行有关。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从深圳罗湖坐东铁线过香港,到了九龙塘站,车门一打开,‘九龙塘’几个字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时隔多年,梁佳说起这一幕还兴奋不已,“很有传统的韵味,是一种美学的震撼”。

对街头文字美学的追求,从此一发不可收。那些年,梁佳自我定位为“城市文字观察员”,走遍珠三角和港澳各城市,用相机记录下每座城独特的文字风景。

以字为视角,去发现一座城市的人文历史,大街小巷成了梁佳的“文字游乐园”。他不仅自己去观察去记录,还通过各种讲座分享,“字体对城市而言非常重要,当身边越来越美的事物,会提高我们对美的触感”。

作为设计师,梁佳希望延续这些街头文字的精彩,并开始尝试更多的字体设计。这些年,他参与了黎姨鸡蛋仔、喜小茶、沪上阿姨、红荔村等项目的招牌文字设计,通过翻阅大量的老印刷品,研究一笔一划的拆解和组合,将传统文字的美融到自己的字体设计当中。

### 给街头小店,设计字库

2015年,叶天宇决定做一件很酷的事——设计一套字库。

要做什么样的字?叶天宇一开始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方向。散步的时候,他发现满大街招牌用的字都差不多,由此决定,首先做一套招牌体,“哪怕只被某一家店用,也是为这个城市做了些事”。

根据国家标准,设计一套字库至少要包含6763个汉字。设计每个字都需要设计师一笔一划地仔细勾勒、调整,这几个乃至上万个汉字,需要保持统一风格。

叶天宇习惯从古籍中寻找灵感。为了做一款自己心目中的“招牌体”,他翻阅了近2000本电子版古籍资料,最终找到一册嘉靖年间的《五经》善本,这是一款粗粗的楷体。他首先临摹古籍中的字体,一笔一划地勾勒提取基本笔画和偏旁部首,自洽成自己的风格和状态——仅前期的归纳整理,就花去了两三个月。其后,经过铅笔稿、钢笔稿、矢量处理,最后到电子版,横竖点撇捺,一笔一笔慢慢扩展成一套字体。

“一整套字库,从无到有,基本需要10到15个月。”2016年,叶天宇和团队创造的第一套字体招牌体正式面世。

### 太孤独了,但还是要坚持

字体做出来了,可叶天宇也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他想,只有把字体卖出去,才能“回点血”,才能再做更

多。他很快发现,把字卖出去得先跨过两道门槛:一是很多人不了解什么是正版字体,字体付费意识还没有普及;二是字库市场使用价格过于高昂,市面上主流字体,每套每年的使用费是一万到两万元。

“无论你怎么呼吁使用正版,如果大家买不起,那就没有办法支持正版。”叶天宇认为,为版权付费是大众应有的意识,要正向鼓励人们为字体付费,就得做出好的产品,还要让他们用得着、用得上。因此,他选择了与当时市场不太一样的方式——仅需支付99元,便能拥有喜鹊造字品牌的一套字库,且终身使用。

这一模式,一开始遭到了周边朋友和家人的反对。“他们觉得,卖这么便宜,肯定马上就被盗版,这几年就白干了。”但他坚定认为,字体的版权意识需要一个教育和培养的过程,这个付费的门槛,不能特别高,“我想做一种尝试,如果市场行得通,那我们也就多了一种可能性”。

同为设计师,梁佳很欣赏叶天宇的选择。在他看来,喜鹊造字让更多人意识到自己是可以用得起正版字体的,“为什么我们觉得街边小店的招牌千篇一律?他们有的不是没有意识到,有的是意识到了,但是没有更多的选择。那我们必须去做这样一些事,让他们有更多选择”。

从2010年至今,梁佳在字体设计这条路上,默默坚持了12年。这期间他也想过放弃,因为“这条路太孤独了”。这些年,他积极发起寻找街头文字的活动,推动字体设计“破圈”,“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字体设计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的话题,它应该是一个社会的话题”。

### 支持的人,比想象的多

一个令人安慰的事实是,他们的坚持有了回响——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支持他们的行动,成为美化街头文字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越来越多的小店主找上梁佳,请他帮忙设计专属的招牌和系列视觉设计。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深圳一家餐饮店的老板请他设计一套招牌,一开始只是用在店门外,后来餐具上、餐牌上也慢慢换上了整套视觉设计。梁佳说,如果做这件事情,能为文化传承出一份力,哪怕只是一点点,“我都觉得特别荣耀、自豪”。

从2016年至今,叶天宇和团队已经开发了17套字库,这些字体出现在许多日常的生活场景中:“招牌体”出现在了喜茶的外包装上,“山林体”出现在了《解忧电影院》的书籍封面上,“古字典体”出现在了铁观音的产品包装上。

“我们身体力行就是告诉大家,喜鹊造字定价99元,已经好好地活了三四年。这个模式能够活下去,那么将来可能会出现更多像我们一样创作字体的团队,只有百花齐放才会让中国的字体设计具有更旺盛的生命力。”叶天宇说。

羊城晚报记者 王隽杰 图受访者提供



每天与钢琴为伴的李清波